第一版　星期二　RHENMIN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日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六四三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 大衆黑板　救濟陝甘寧災胞

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個窮地方，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這幾年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人民的生活都過好了，變成了全國民主、自由、幸福的好地方。但去年蔣胡匪軍冒險進犯，到處燒殺搶掠，弄的人民不能安全生活，現在大部地區雖已收復，但遭蔣災最重的有四十萬人，沒衣穿，沒飯吃，無法進行春耕生產。咱們邊區政府除撥運二十萬石公粮救濟他們以外，并向咱們全區發了一個號召：希望機關、部隊、學校以及每一個人都節省一些東西出來捐助。因爲路遠，運輸不便，號召上希望咱們最好捐助現款、藥品、布疋這類東西。



## 邊府號召全區　捐助陝甘寧災胞

【本報消息】爲援助陝甘寧邊區遭受蔣災難胞，邊區政府特向全區發出號召，全文如下：蔣胡匪軍，冒險進犯陝甘寧邊區，經我西北軍民以英勇犧牲艱苦奮鬥的精神，不斷給予殲滅性的打擊，現在胡匪已陷於進退維谷的絕境，面臨着全軍覆沒的命運。但是一年來匪軍在絕望掙扎中，大施三光政策，向我西北人民逞其兇暴，大批壯丁被拉走和殺害，資材房屋被掠奪和焚燒。據統計截至目前，農具毀壞二十三萬餘件，牛驢騾馬損失六萬五千餘頭，豬羊十七萬餘隻，棉花十五萬餘斤，紡織機四萬七千餘架，青苗被踐踏五十餘萬畝。陝甘寧邊區過去本來是地瘠人稀生產落後的地區，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直接領導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使人民都得發家致富，豐衣足食，成爲全國最民主、自由、幸福的聖地。乃不幸遭匪軍蹂躪，造成重災，這說明蔣匪是怎樣的仇恨人民，匪軍所到的地方，人民便沒有安全生活下去的可能。現在大部地區雖已收復，但遭受蔣災最重的達四十萬人民，沒有衣穿、沒有飯吃，忍飢熬寒，急盼賑濟。廣大災民不僅目前生活困難，而且由於生產被破壞，去年耕地面積已縮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目前急需大力援助，完成春耕生產。我整個解放區人民情同手足，休戚相關，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區，遭受嚴重蔣災，自更應竭力相助，不容袖手旁觀。爲此本府除已代我區人民撥運二十萬市石公粮救濟外，特再號召全區，節衣縮食，與共甘苦，撙節開支，踴躍捐助，以濟眉急。唯以路途遙遠，運輸不便，最好多捐助現款、醫藥、布疋，只要大家注意一點一滴的節約，自不難彙集一筆鉅資。望我全邊區機關、部隊、學校以及個人，發揚互助精神，響應救濟號召，這不僅使陝甘寧災胞早慶復蘇，並也對革命前進大有裨益。

（所有各地捐款統由行署彙解本府，以便轉送陝甘寧邊區）

## 安陽鄴縣蔣僞士兵　聽到土地法逃跑回家

【太行消息】鄴縣、安陽在舊曆年前後發動的强大政治攻勢中，向蔣僞軍和他們的家屬深入宣傳土地法和對僞軍政策，大大打動了他們的心，從去年臘月二十到今年正月初十二十天內，已爭取回蔣僞士兵五十二名及逃亡地主和被騙群衆一百九十餘人。鄴縣爭取回來的蔣匪士兵是二十七名，有一名帶來長槍一支和四十五粒子彈。蔣匪四十師的很多士兵家在咱們解放區，他們聽說這次平分土地是最後一次，以後再不分了，就暗地議論說：「要回就得早些，再遲了就趕不上分地了。」鄴縣三區某村一個士兵開初還不相信咱們的政策，他說：「我先回去試試，不行了再走！」回到村後群衆對他很好，並給他說你要回來就可以分一份地，他高興極了，馬上又偷偷跑回四十師叫回三個來，另外又有好幾個和我們接了頭。僞屬們聽了我們土地法後，更展開了父叫子、妻叫夫、子叫父的返鄉運動，鄴縣三區有一個村叫回十一個來，四區某村一個四十多歲的老漢聽了土地法後說：「我可不叫俺孩幹僞軍了。」第二天他進了彰德城，找見他孩子說了一頓，隔了三四天，他孩子又動員了三個當兵的一齊跑回來了。鄴縣領導上爲更好的爭取僞軍返鄉，又在各區邊沿地方成立了「蔣軍逃亡官兵招待所」，收容歸來的士兵。同時爲了防止漢奸王自全殺害，已經政府幫助他們將家屬轉移到安全的老解放區內。此外，安陽全縣敎員除在腹心區宣傳土地法外，現已有一部隨各區武工隊深入蔣佔區宣傳，有一個小組到蔣佔區小屯村一夜寫了十六條土改標語，影響很大。僅安陽從二月一日以來，不到一月功夫，便爭取回一百七十個逃亡地主和群衆，還有二十五名僞軍。

【本報消息】鄴縣六區民兵偵察隊一部，於上月十一、十三兩日夜間，會深入到敵後×村，展開政攻宣傳，散發土地法大綱及宣傳品。原該村之反動會門及僞鄉公所，前次經我摧垮後，群衆認識到在會門是幫助敵人搶粮搶丁，損害自己，都不願參加了，但最近敵人百般愚弄，又强迫恢復會門組織，剛成立不到五天，由於我之武裝不斷活動，及政攻的開展給予群衆以莫大鼓舞，即自動把該村崗哨取銷，會門也解散了。（鄴縣小報）

## 樹掌婦女討論土地法　要和男人一道翻身

【壺關消息】壺關六區樹掌婦女，討論了土地法大綱，和報上「發動婦女參加平分」的消息後，大家從訴苦和男人比本領中，提高了覺悟。貧婦景興說：「我十二歲上來到樹掌，伺候地主。東家們穿的是皮襖，咱穿的破衣服，說了個冷，人家就罵我：『到你家還不定穿上個衣裳穿不上哩？』男人給我生了氣就罵，叫我引上孩子走吧，土地法規定，咱婦女亦有份，他會運輸，咱會紡織，他有二畝，咱亦得分上二畝」。李何支說：「我窮了十八年房落（租房住的意思），沒有一畝青田，好幾個孩子都賣吃了，過去從街上走個路還得低下頭，人常說『獨湯不是飯，婦女不能上桌面』。過去是人家地主的天下，現在實行土地法，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地種、有房住，東西成了自己的，咱可好了，着也有勁。」有許多婦女訴說了因爲婚姻不自由造成的痛苦後說：「今後的孩子們一定要人家自己主婚，可不要孩們也受罪。」侯俏孩說：「毛主席叫咱當人哩，一定要當人，男人能參戰，咱能做軍鞋，男人能運輸，咱能推公粮。分土地時，他（男人）有一份，咱亦得有一份哩。」劉雪令說：「以前是男有份女有吃份，閨女是光能吃不能分。咱婦女們又不是不能受，去年秋耕男人拉了七頃多地，婦女們拉了十一頃零五畝。」毛主席叫咱男女都有一份土地，誰亦就不敢下看了。何支又說：「咱可不能就擱了，以這個好機會，天下當人的照地主出了黑，毛主席現在知道婦女的痛苦，每人有一道份，女有地才能有權，以後運動時咱可要好好的參加哩。」討論到這裏，大家才認識過去不是命窮，也不是沒有嫁上好漢子，主要是舊社會不好。咱們說話不但在政治上沒主權，在經濟上亦主不了事，就決心以後參加抽補運動，徹底翻身。

## 青滄縣高莊子　注意發動婦女

【新華社冀中電】青滄縣高莊子村是去年六月青（縣）滄（縣）戰役才解放的，過去該村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婦女工作更是沒有甚麼基礎。平時開群衆大會，婦女都不去參加，區工作組在該村組織貧農團，但沒有一個婦女參加。幾次號召始終無效。號召男農民去發動婦女，還是不行。後來組成了三十多人的貧農團，初步劃分了小組，選出了臨時代表，婦女還是絲毫未動。工作組即作了檢討，認識到工作不深入，不走群衆路綫，不是男女一齊發動，把婦女工作丟下了。

（甲）根據以上情況，區工作組在貧僱農大會上強調提出要組織婦女。會上有的男農民說：「人家娘兒們不能成，反正我那娘兒們不敢說話。」也有的說：「同志，要些娘兒們跟着作什麼，有咱男們什麼事情辦不了」。工作組即根據這種情況，提出（一）窮人家婦女算不算窮人？（二）咱們男的翻身，婦女是否應該翻身？讓農民討論。並當場批評了男農民對婦女的輕視，及怕婦女學壞了等錯誤看法，更揭發了過去特務的各種造謠，使他們正確認識男女平等。（三）這樣解釋以後，即分小組討論，在討論中湧現了骨幹，張慶龍、張德新說：「我娘兒們能叫出來。」這樣一帶動，才把不願讓婦女參加的空氣轉變了。

（乙）怎樣着手組織婦女：（一）表明態度——打開了男人顧慮，就召開了貧苦婦女會。第一次去了十八個老大娘，三個青年婦女。首先由工作組表明態度說：「這次咱們要翻身，不受氣了，平分土地一份，咱們婦女都得一份，過去財主看不起窮人，今天窮人就要翻身。」可是大家都不多說話。只說：「也沒有受過什麼苦處，」就是咱窮人受罪的事——財主們打罵窮人的事。例如當時有些老大娘落下淚來，但還是不大說出苦來。（二）打破顧慮，引苦——她們有苦不說，是怕笑話。工作組人員就說出了自己母親過去在家中給人家和財主借粮，被人家財主推出來，說明我們的老母親一樣，你們和咱們都是一家人。這才引出了她們的訴苦中的提高處。（三）從訴苦中找出她們對地主的仇恨。如張慶龍的媳婦五十多歲，她從小跟母親在家過苦日子，十九歲就嫁到張慶龍家來，丈夫給人家做長工，很窮，她給本村地主張慶瑞做一年多，受盡人間痛苦活，另外許多年是要飯吃，有一回兩天沒有吃東西，給本村地主張化廷洗了半天衣服，想求點飯吃，人家說：「洗的不乾淨，」將她推出門來。後來她一面說，一面大哭。接着有十四個人訴了苦，震動了全場，增加了她們對地主的仇恨，打消了顧慮。（四）從訴苦中發現了積極份子張楊氏、與張慶龍的媳婦，幫助她們進一步的認識，就個別和她們漫談，過去受壓迫受痛苦的事。使她們認識了地主的罪惡，並解釋了這次平分要把地主打垮，窮人坑填滿，當家。她們就把積極起來的婦女串連，在貧苦婦女中進行了訴苦。尤其是張慶龍的媳婦王霆羊每天組織婦女，顧不得吃飯，她一共組織起十個貧苦婦女，有三戶赤貧婦女不參加，她一連進行三次的說服工作，最後將三個人說得覺悟了，在她帶動下，十五戶貧苦婦女都組織起來了，現在全村三十多個貧僱婦女都參加了貧農團，並推選出兩位貧苦婦女爲貧農團的臨時代表。

## 受盡苦中苦　至今沒翻身

喜子娘訴　梅村記

俺叫何淑芝，今年四十八歲。住在永年四區施莊村，俺大孩子叫喜子，所以人都叫俺喜子娘。自小娘家窮了，爹娘養活不住，老娘把俺養大成人。六吊錢賣給本村三號子沒地農民單可勝，他就是俺現在的男人。

俺十九歲過門後，俺爹（稱可勝）正給本村大地主胡勤修家種地。他娘、他三個妹子和俺共六口人。種人二十八畝地，胡勤修心眼孬，好地不給俺種，光挑些孬地讓俺種。打下的粮食，地主分三勾，俺落一勾。吃稀穿爛也不夠。一年到頭，少吃沒穿。

俺除給他爹一塊下地受苦外，還不斷給主家紡花、織布、洗衣裳、抱孩子……作這些活，人家不給工錢，光給一嘴剩飯吃。

胡家把地奪去。俺孩他爹就給人打短工，俺除給人紡花織布、澆園子……也不斷給人打短工……。

到俺三十一歲上，他爹又給單老十家種地了。俺就去給老地主單老三家奶孩子。說定的工錢：每月三塊五毛錢，一年外加十斤棉花套子。名義是奶孩子，實際上是侍候人家的太太、奶奶們的，洗屎、端尿啥也得幹……。

在他家門裏二年零十個月，吃的苦受的氣說不完。主家對待俺真不如豬狗，根本不把俺當人看。拿吃飯說：主家天天是白麵油餅、拉麵、豬肉、鷄、鴨、海參、魚翅、烹的炒的煎的炸的……頓頓是幾大碗幾小碗、幾個碟幾個盤……叫俺只能吃點米麵窩窩……人家高興了，把吃剩的餿餿皮給點，不高興了一星也就不給，都餵豬餵狗了。

三個孩子，跟奶奶在家。沒餓的沒下的。餓的受不住了，倆個大的就去找俺，可是地主那肯讓這些窮孩子進大門？每次去，單老三見了都把牛眼一瞪，吼起來！「你又來幹什麼?!這是你的家?!快滾走！以後再不准來了！……」孩子嚇的哭，俺也哭……。有一次，俺芸芝和喜子又去了，地主家惡狗咬的孩子在門外哭，單老三把臉一板，惡聲惡氣的說：「不用管他！咬叫咬！死活該！誰叫他一回一回來！咬怕了就不來啦！……」不准一個人出去看狗。

到第三年，只住了十個月，主家要減俺工錢（每月減少五毛），俺不願意，人家就不用俺了。因爲不到一年，十斤花不給了，每月還扣去了五毛錢，俺被撵出單家門，俺沒臉回家，又跑到城裏找了一個主家，住到年底。

到家和他爹又給單老十家種地二年。地主又把地奪去了。他爹就給人打短工，俺找不到活，推「油土」（換吃喝）；紡花、織布、縫縫補補；孩子們就出去討飯……。

提起這一段時光，受的罪可是大咧！給人打短工，一天才賺二三斤米（吃自己的）；紡一斤花也是三斤米，怎能顧住五六口子？況且，時常又找不到活！推油土、推一天只能換點碎黑饃塊或一升二升高粱，又頂個啥？孩子們出去要飯要到好的，小的吃了；要到歹的大的吃了；跑一天，顧不住嘴，一到家就又喊着餓……。俺這時已經四個孩子了，個個面黃肌瘦，像鬼一樣，一到家就嗷嗷叫，圍住俺要吃的。俺和他爹也一樣瘦的皮包骨頭，一天肚裏咕嚕，撐不住，又心焦又發愁……！

愁死也沒法呀！窮到那個地步，餓是哭天沒淚，入地沒門。俺只有一家親戚好過，那就是俺親舅張崇海家，他是本村一個地主。地主眼裏是根本沒俺這窮親戚的。俺到他家，是一顆米也借不出來的。有一次，他爹到張崇海家要飯要不到，還是長工偷着把喂牲口的料給挖了一馬瓢。

俺去給他奶孩子，本想掙個工錢，誰知挨罵受氣兩個月，一個工錢也沒給。收麥時，俺到他地裏拾麥，俺舅張崇海一看見俺，就把白眼一翻，狠狠的說：「你又來搗啥亂?!」俺走到地頭，長工偷給俺兩個碗口粗的麥個，張崇海瞧見了，跑步撲過來，把麥子奪去，還臭罵了俺一頓……。

民國二十九年，他爹到關東修鐵路六個月，掙下工錢，回來製了一輛洋車，在臨洺關拉洋車。生意好了，回來一天掙回幾斤米；沒生意了，去一天，空回來。俺在家仍像從前一樣給人紡花、澆園子；有幾次，俺一天不吃飯，掙點米讓孩子吃。俺一家大小就這樣彈掙一年，年年到頭都過不去年。有一年，到臘月二十八，俺還斷着頓。門外下着鵝毛片雪，地上蓋了尺把厚。俺淋成了雪蛋蛋，出門去討飯。到本村張喜堂家大門口，叫了三次人家不開門。後來，轉到一家親戚家（地主）說了好多好話，要到一茶缸棒子麵，半升糠，七個黑窩子頭，五口人才過了個年。

這樣的日子，熬到前年，土地改革了，上面說要翻身啦，俺也想這一下苦日月該到頭了。俺參加了聯合會，鬥開地主嚾。誰知鬥出那麼多東西，俺窮人可沒分到啥。前年到去年，俺五口人，滿共分了七十五斤米，二十九斤花，五千多塊錢（分的樹賣的錢在內），一個破簍，一張床，一根半截牲口套，一個破板，一張桌子；另外，五尺紅花布（指頭一搗就破），討了三百元，一個小茶几討了兩毛錢。十四畝地四間房，是去年春天才分給俺的。

沒粮，餓着肚子種地，都是紅地（沒帶苗），農具（鋤、鏝）也沒有，種不了；又沒牲口、水車，也沒有種子……沒法種，才「想頭」退給聯合會，村幹不允許，說了許多好話，擁護給互助組九畝，俺自己留了五畝。

去年秋天，種了三畝半瓜，一畝穀子，借人家的三十斤高粱的口粮（借是借，也是借人家的），現在還有三十斤沒還。高粱時容易種上了，地土薄，長不好，又遇到天旱，像碗口大，甜瓜長的像小拳頭（沒水車不能澆），西瓜長到約三萬元，收了瓜錢也一邊還饑荒。三畝半瓜園，錢也吃完了，一畝穀子、半畝高粱各打了一布袋，還人家高粱三十多斤，只落下高粱三十七斤，穀子一布袋。

秋收後不久，俺就沒啥吃了。年前會斷頓，在軍隊和貧農團接濟下，才對付過了年。昨天（正月十五）又斷頓，出去跑了幾個，借了一斗穀、十斤棒子，吃不了幾天，又要斷頓了。同志，你說怎麼辦？眼看快春耕了，沒牲口沒傢具沒種子，不說沒啥吃，人餓的不能下地呀！……

## 江海心你說說！爲啥強迫俺離婚？

•李東成訴•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登的江海心壓迫窮人的事，我聽了非常痛心，我現在才知道人民日報是給俺窮人撐腰的。我現在把江海心壓迫我媳婦離婚的事訴一訴：

我家住涉縣三區西戌園子溝，我名叫李東成，現年四十七歲，我很小爹娘就都死了。我弟兄三個，我是老二。

俺弟兄三都給老財住過長工。我爹娘死後，弟兄三就都另開了。我還有個兒子，過荒年也餓死了。現在只有我光桿一人了。三十二年災荒那年，我病倒在炕上，我的媳婦被村長江海心強迫離婚，第二天就跟江海心他爹結婚了。事實經過是這樣的：十月裏（日子我記不清了，大概就是初幾吧）江海心，派了一個自衛隊員叫李成會的對我說，村長叫你去，有事情跟你談。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不知道。我正病的不能下炕，他說不成，一定要去。我就讓我嫂去。村長就向我嫂說：快叫你兄弟跟他媳婦離婚。我嫂怕的沒敢問長短。江海心說快回去叫你兄弟來，不來我就要派民兵去綑來。我嫂回來告我說，江海心叫你快點去，不去要派人來綑你去。我就柱了棍子去了。村公所書記王峯綱給我寫了個離婚證，他說：你病的不能動，家裏沒辦法，政府的法令不能餓死一口人，你趕快和你的媳婦離婚。又說你給媳婦離婚證上蓋個手印，快去區政府離婚，你先去，你媳婦後面就來了。我就去區政府，幹部把我的媳婦領到區政府去了。區長王明告我說，你的事情江海心早就和我談清楚了，你的媳婦不願和你過了；跟你一定要離婚。我說，政府的法令不讓餓死一口人，我現在病的不能勸，有什麼辦法呢，你們說離就離吧。他就把離婚證給了我半塊，說你回去吧；我就回來了。我媳婦就沒回來，到她姐家去了。第二天就和江海心他爹結了婚。這時我的媳婦在她娘家裏不願去，江海心派了民兵連帶扯就把她給了他爹。江海心給我嫂二百元，說政府叫給你兄弟的。這個二百元，就算把他的媳婦賣給我爹了。還派幾個人到我家，把我媳婦的陪嫁的東西都搬到他家去了。三十五年十月政府叫窮人有冤訴冤，有苦訴苦，當時開了個訴苦會。在這會上，我就把這事說出來。江海心借口說：李文會的媳婦說的媒，後來群衆又問李文會的媳婦，她說我並不知道。他又說是王有的媳婦說的媒，王有的媳婦又說不知道。這時江海心再沒話說了。後來群衆說，你給人認錯，今天還解決不了。過一時期再開會，讓他給你認錯好了。但一直到現在還沒解決了。

## 張村主要幹部　爲啥扣押工人　要求磁縣領導同志調查處理

【本報消息】武安利太煤礦職工會介紹工人姜雲富前來報館請求登報，揭發磁縣張村主要村幹借故扣押工人李青海等七名，要求磁縣領導同志迅速調查處理。現將姜雲富的談話記在下面：

我叫姜雲富，磁縣四區張村人，今年三十五歲，六歲沒娘，八歲沒爹，以後一直是討飯，作羊工，當兵，當覓漢和煤窰工人。咱村在利太煤礦下窰的有二十多人，去年臘月二十四，因爲過年，回到了村裏。回家前，咱們職工會號召大家回村裏都要宣傳土地法大綱。咱們也就在村裏宣傳起來。咱們講的都是大綱上規定的：沒翻身的都要翻身，地主沒鬥徹底的要鬥徹底，村幹部自私自利、多佔的果實要退出來。村裏的土地要按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處理。

我們這樣宣傳土地法，原想是我們應該有的權利。可是想不到村幹部聽了很不痛快，他們說：「這些人今年回來變了樣了，說話都是硬氣粗壯的。」接着臘月二十九，咱們要在村裏成立個工會，因爲旁的村都有工會組織，有了工會也方便。但就在醞釀成立時，村長劉賢書、武委會主任王喜章、農會主任張保、政治主任王換朝，還有個當過區幹的王太山（以上姓名都是記音）等，都強逼要參加工會，另外又說工會是小集團，反抗破壞，因此工會也就沒成立了。這該算就沒事了吧，誰曉得正月初八黃昏，因爲工人王光華去年九月參軍後又開小差事，召開了個群衆大會，要王光華坦白錯誤。會上幹部問：「爲啥要跑？」王光華答不上來；幹部說：「說不上來也算。」接着要王光華定個條件。正在這時，外面突然響了一槍！村幹部連忙說：「有特務！」有了特務，會的民兵亂跑一陣，參加開會也沒啥，但是趁這機會把工人王治堂、李保槍、王治興、王喜、李青海、王光華、王祥七人扣押起來，還用繩捆吊起來，爲什麼扣？誰也不敢過問。接着村長劉賢書說：「我的村有人打黑槍，大家都不當啦！」就宣佈散會了。

至此，工人姜雲富說：七個工人被扣的原因，是因爲他們宣傳土地法，村幹部聽了不高興，藉故報復。說是特務，打黑槍，爲什麼只打一槍，又沒傷人？雖然不敢說就是村幹部的計，總是值得懷疑的。至於爲什麼借此機會來扣押七個工人，請磁縣領導上趕快調查處理才好。（未冰代筆）

## 讀者來信指正

編輯同志：

二月二十號人民日報一版，「批評與建議」文中，「不應亂放槍砲彈藥」一文中，臨城四區消息，一……不是路家溝村，而是路家洞村，請即更正是荷。

讀者　吉普新　林慶嵐

編輯同志：

我們看到貴報第六二三號報紙（二月二十一日）發現在排印有二處錯字：（一）太岳某些地主表示低頭消息內，二十二行「尤」字似是「趙」字之誤。（二）太岳消息內，十六行「棉」應是「被」才對。

讀者　孫經

## •晉•察•冀•　成立出版局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爲統一晉察冀邊區出版發行事業，與加强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領導，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決定成立出版局，並改組原晉察冀新華書店，擴大作爲該局對外統一發行機關。該局局長由中央局宣傳部長周揚兼任，另任王子野爲編輯部長，李長彬任出版發行部長，兼新華書店經理，王劍任出版發行部副部長。

# 東北蔣兵認清勝敗 紛紛自動投奔我軍

【新華社東北二十九日電】春節以來，解放軍向困守[illegible]成效頗大。僅吉南吉北兩地，即收容自動投誠的蔣匪六[illegible]並有五個蔣軍攜械來歸。在新年前，我曾將大批傳單、書[illegible]進吉林城內，飢寒交迫的蔣匪士兵，於接獲宣傳品後紛紛[illegible]軍官雖竭力企圖鎮壓，但無法制止。投誠的蔣軍王興華、[illegible]前，先托另一投誠蔣軍帶來一封信說：「我們是國民黨蔣[illegible]祖國懷抱，所以我們堅決來投誠，希望你們收容。」向我[illegible]地民主政府熱烈歡迎，並根據他們的願望遣送還鄉或予以[illegible]即按每支步槍發給小米兩斗，獎金一萬元。投誠士兵紛[illegible]兄，趕快設法投到解放軍來。另因距新民本溪等地的蔣匪[illegible]逃來之蔣匪士兵稱：那裏的蔣匪二〇七師二團，在一個[illegible]二十名，逃亡結果，現在每連只剩下九十個人左右。

【新華社晉綏二十八日電】西北解放軍官團前蔣胡軍[illegible]加解放區工作，其中有前胡軍二十四旅衛生隊中校隊長[illegible]醫朱家樂，前胡軍七十六師軍醫處少校軍醫高武，該師[illegible]十四旅軍醫崔希堯、宋學禹等，他們在出發工作前的歡[illegible]希望為人民做些事，今天可達到目的了。」

【新華社晉綏二十八日電】西北解放軍官團前蔣胡軍[illegible]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熱烈討論達兩週之久，一致[illegible]全中國以及整個東方受難的人民，是一座走向光明幸福的指路碑。特全體署名致電毛主席慶祝勝利，表示衷心擁護。內稱：「我們過去充當四大家族的工具，是完全錯誤了，是違反人民利益的行為。讀了你的報告，使我們堅信[illegible]我們誓願消除蒙蔽，跟着你的方[illegible]人民必勝，蔣美必敗，向前進。」

【新華社華東二十八日電】去年十月膠河戰役以來在山東戰場獲得解放之蔣軍校尉級官佐，前整四五師二一一旅中校參謀[illegible]

## ◇趙壽山將軍◇ 榮任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

【新華社西北二十八日電】[illegible]軍第三十八軍軍長及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等職。趙將軍為反對蔣賊賣國消滅異己，擺脫特務多方監視，於去年七月初驅車抵達晉冀魯豫解放區。去秋九月一日抵達陝甘寧邊區。趙氏此次受任後即趕赴前線指揮作戰。按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由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兼任，第一副司令員為張宗遜將軍。

## 解放軍正向勝利前進
### 英共工人日報評論中國戰局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illegible]「工人日報」於二十七日[illegible]評論中國戰局稱：「一九四八年將是偉大的一[illegible]該報將中國人民解[illegible]中國人民和解放軍[illegible]

## 加拿大海員工會主席斥加政府軍火援蔣

[illegible]加拿大海員工會主[illegible]武器供應蔣介石。[illegible]殺害中國人民的武[illegible]議，工會的態度如[illegible]像一九三八年抗議廢鐵輸日時一樣。戴氏指出加政府援蔣的行動，其目的在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戴氏並揭露加政府控制下的報紙歪曲中國發展情勢，為國民黨辯護，企圖以此欺騙加拿大人民，他說：很多從中國歸來的傳教士和記者都斷言國民黨政府代表着為中國所有各階層人民所反對的腐敗封建的獨裁統治。

# 上海物價飛漲市場空前混亂
# 千多教師反飢餓示威
## 蔣匪慌忙逮捕商民搶刼金條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外國通訊社消息：上海物價急劇上漲中，上海千餘小學教師於二十五日舉行反飢餓示威遊行，要求增薪與改善生活待遇。示威行列經過繁盛街道時散發傳單，內稱學生家庭負担捐稅過重與學費太高，已迫使許多學生失學。按二十三日曾有五百餘小學教師為同一要求包圍蔣匪市參議會，因未得結果並為蔣匪軍警驅散，故二十五日爆發此一更大規模之示威。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綜合中外通訊社消息：蔣區物價繼續狂漲，經濟情勢已空前惡化。上海二十七日大米每擔漲到蔣幣三百三十萬元，較二十五日又漲三十萬元，其他日用必需品也同樣飛漲，食用油、麵粉等四週內已上漲一倍。商人中已有拒絕貨傳現象發生。據路透社引可靠估計稱：一兩日內物價還要更加猛漲。二十六日美金由前一天的三十一萬跳到三十二萬，中外股票也上昇百分之十到十五。英美通訊社一致承認：此為蔣區經濟最混亂的時期。蔣匪對此驚惶萬狀，蔣匪經濟委員會於二十六日開會討論掙扎辦法，匪首蔣介石則命令其上海警局，於二十六日出動警察百餘人，逮捕商民七十八人，抄據大批金條、美鈔及蔣幣，次日物價[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綜合蔣匪消息：蔣匪在東北濫發紙幣，引起東北物價狂漲。二十三日某東北人在滬談話承認：截至目前為止，東北流通券之發行額已達萬億（按折合蔣匪「法幣」十萬億元），實際恐尚不止此數）。致幣價日低，與蔣幣之比率近且由十元跌到八元。加以蔣匪軍事慘敗，機關部隊日漸擁擠於幾個大城市，故瀋陽、長春、永吉物價如脫韁之馬。瀋陽物價去年一年間，白米上漲四二點三倍，高粱米漲一[illegible]仍突飛猛進。曾當漢奸的蔣匪上海社會局長吳開先於二十六日發出哀鳴：「如果不能制止物價高漲，上海將會發生『大叛亂』」。並承認：物價再漲，將迫使工廠破產，數十萬工人失業，引起反抗。他不得不供認：「米價飛漲的主要原因是：軍事當局（蔣匪）大量買米所造成，其所以高漲。」廣州蔣匪二十六日出動大批「經濟警察隊」，企圖鎮壓漲風，而米價却由二十五日的每担三百萬衝到三百五十萬元。

# 蔣匪挑釁侵犯蒙疆
## 蒙古政府提出抗議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蒙古人民共和國抗議蔣匪政府兩度挑釁暴行。塔斯社庫倫二十五日訊：蒙古人民共和外交部今日於烏蘭巴托報發表公報稱：中國（指蔣匪）武裝騎兵十七名，一月二十二日在托皮何、道洛蘇、巴拉克地區越過該國邊境，深入該國領土七十五公里後襲擊喀卜歐斯亞奇東莫納村的居民，農場被襲擊者達一百三十個。在中國（蔣匪）騎兵兩日的掠奪與殺戮中，男女和平居民死傷若干人，蒙古邊防軍一名被俘，駝駱與馬被搶走一千四百。二十八日，中國（蔣匪）士兵又侵入該國領土十五公里，在尼布哈、阿拉戈地區襲擊該國崗哨，擊斃蒙古邊防軍兩人，並奪去他們的駝駱、武器及私人財物。公報續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為此向中國（蔣）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嚴懲破壞蒙古共和國邊境襲擊和平居民與邊防軍的兇犯，立即釋放被俘的蒙古邊防軍及交還掠去的財物。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布拉格訊：全捷人民以無比歡欣迎接新陰謀的偉大勝利，哥特瓦爾德總理下令定廿六日為國慶日。各地人民紛紛開會慶祝，並堅決表示為鞏固新的人民民族民主政權而鬥爭。

# 世界民主輿論同聲祝賀
## 捷迅速平服反動派叛亂陰謀
### 美英反動派幻想破滅極感驚恐不安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各方訊：捷克新民族陣綫內閣的成立，博得世界民主輿論的熱情歡呼，也引起了國際反動派的恐慌悲鳴。法共政治局二十六日特向捷共馳電祝賀稱：哥特瓦爾德新政府的成立，「是民主對反動的重大勝利」。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報紙亦紛紛撰論致其歡欣慶賀之忱，匈牙利「小農報」稱：「捷克叛亂的迅速解決，完全符合一切願望鞏固民主，多瑙河沿岸諸國親睦合作的人民的利益」。「國際反動派妄圖阻撓捷克民主發展的企圖已完全破滅了」。現任真理報駐布拉格特派員的蘇聯名作家波列伏依，在其通訊中盛讚：「捷克人民勇敢堅定，沒有任何威脅足以阻止他們選擇自由民主的道路」。在國際反動派方面，「美國統治階級激起了巨大不安」（塔斯社），他們一面立即宣稱：要「減少重機器輸往捷克」，「凍結在美資金」，停止進出口銀行對捷克的二千萬美元購棉貸款。一面聯合英法兩國政府於二十六日發表「三國聯合聲明」，狂吠捷克已建立「一黨之獨裁」。所以如此惱怒，原因是「捷克叛逆集團，係受美英駐捷總領事館（美英駐捷內政部公報）領導」。作為美英獨佔資本狗腿的西歐反動派，對捷克人民的勝利，尤其恐慌不安，意大利「加斯貝利與薩拉蓋特都在憂慮四月十八日的大選能否獲勝」（合衆社羅馬二十六日電）。

[illegible]，因聯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以上的工會機關即組織。行委會而意見普遍深入外交部行委會已開始清洗國內外反動外交人員。各政黨內部亦組成行委會，主反動的斯洛伐克民主黨，由巴洛克已去職，社會民主黨右翼如前糧食部長米灤爾等已被清洗出該黨中央委員會。全捷各報一致認為新民族陣綫內閣的成立，是捷克斯拉夫勞動人民的卓越勝利。捷共紅旗報指出：「阻礙我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嚴重障礙業已清除，現在我們又能繼續和平勞動了。」與布拉格「里都報」指出：「新民族陣綫政府得到全國忠實的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士兵、知識份子、與小有產者的完全信任，不但是國內政治的新生，而且表示國際反動派的計劃，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企圖變捷克為它在歐洲反共、反蘇、反民主據點的計劃的失敗。」

# 工作通訊

我們以最大的篇幅，歡迎邊區各地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交流工作情況，交換工作意見，研究工作問題，集中多方面意見然後加以共同解決。系統的也好，片斷的也好，材料也好，心得也好；用寫文章的形式也好，寫信的形式也好，寫通訊日記的形式也好，不拘什麼形式都好，把要說的話寫出來就可以；千萬不要黨八股容里空。別的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寫信來討論。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這裏發表的通訊不一定對每個地方都適用，但可供大家參考。

## 貧雇群眾給提出批評
# 教育了我的官僚主義

我是一月九號到藍關樹掌村工作的，到今天（二月十五號）已經夠三十六天了。在這三十六天中，我每天好像是以貧雇為主打算一切工作，黑夜躺在床上回顧起工作來，還很滿足。但二月十五日，當我頭痛的要命，找到一戶貧雇趙小娘家中，請他替我止痛時，才深刻的教育了我。趙小娘很親切的給我把頭挖了後，用左手指住床，讓我坐下，他說：「我今年四十五歲了，老婆被壞幹部給夫介紹結了婚，我是嘴裏有苦，苦裏有冤，早就想訴，找不着地方。聽你在大廟讀報紙，我亦是給窮人辦事的人，就是不上你的門，我告訴你：想知村中大事，只有上到窮人門上，才能真正了解咱是怎樣。」他又說：「那天你叫農會副主任給你找人釘鞋，（去年臘月二十二日我要到河郊開會，鞋破了，農會副主任找他釘的），我就忍了幾忍，不想給你釘。我想你釘鞋還不能親自找我來，也給你釘了鞋，也訴了我的苦。毛主席是青天，他心裏還有咱這些人，咱就能活。毛主席比跟前幹部還知道的清楚。……」我聽了他這些話，對我以前的工作有些發冷。這不但是我的官僚主義，阻礙着我上不了貧雇門，找不到貧雇農（當然不是一戶亦沒去，一人亦沒找），而且亦證明了我的階級立場是十分糊塗。我聽了趙小娘的話，我完全接受。是照了自己一面好鏡子。給我今後在農村裏工作的一個很好教育。趙小娘的苦，我要負責給他反映出來，照着他說的：「你就不能給我解決問題吧，你該能給我呈報上級呀！」我一定要本着他的要求，用我的筆替他壁訴出來，同時要細心老實的深入貧雇，訪問他們的具體冤枉，克服自己的官僚主義，認清自己的主家，為他們服務。（農使）

——農民

# 為啥走了灣路？

我參加土改學習之後，打擊了地主思想、地主立場，主觀上想堅決為貧雇農服務（團結中農的指導思想是被模糊了的），卻帶着「狹隘的貧雇農觀點」下了鄉，見了群眾，我便問他是中農還是貧農。若是貧農，我便覺着可親、可愛、「可憐」。若是中農，便覺着差點，似乎他們不可親、不可靠。對於貧農，我是無話不說；對於中農，「點頭欠腰」。貧農跟我來往不斷，中農與我不知姓名。許多中農願接近我，了解我們的「底」，我卻拒絕了，說是現在「訪貧窮」，顧不上。對於幹部，一律打擊，只見缺點與錯誤，不分輕重與性質。有錯誤的幹部來找我，不顧耐心的幫助教育他們，使他們發脾氣，不引導他們反省與改過，增加他們對貧雇的抵抗，使貧雇農受到不必要的打擊，使他們感到自己「勢孤」，中農跟着幹部走，對方勢力雄厚。貧農給我建議說：「你不要對他們發脾氣」。從此我才感到「狹隘的貧雇立場」是不正確的，不能代表「大多數人」（包括中農在內）的利益，不緊密的團結中農，「狹隘貧雇立場」是沒有保障的。就這樣我改變了「狹隘貧雇立場」，走到「大多數人」的立場。

所謂「大多數人」的立場，即改變對中農冷淡的態度而為關心中農，團結中農，對幹部「深惡痛絕」的態度而為耐心教育，勸他們跟着群眾走。在這個時候，發展着反對地主與一切幹部的傾向，好幹部與壞幹部分不開，幹部的缺點與對幹部的方式方法分不開，對幹部的傾向與幹部生活分不開，階級時提高幹部成份，政治主任用了些短工，有人把他劃成地主，我怕給大多數人潑冷水，不敢堅持原則；凡黨員幹部及他們的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甚至他們的近門，都不准加入貧農團與農會，我片面的強調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鬆懈了對群眾的教育與提高，對群眾的關門主義傾向未能及時克服。這時我完全體驗到，「貧雇農立場」也好，「大多數人」立場也好，當站在這種立場上，領導群眾運動的時候，口口聲聲要走群眾路綫，但結果不是恩賜觀點，包辦代替，就是放任自流，片面的尾巴主義。這是什麼原故呢？道理很簡單，「貧雇」的正確的立場，只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代表貧雇農與「大多數人」的利益，是貧雇農與「大多數人」的熟悉領導者。這樣就要求與群眾的情感完全融洽，才能引導群眾與提高群眾，否則便會脫離群眾的要求，與群眾的情感，對群眾不耐煩，往往進，「落後」等反群眾的情感，我在時時刻刻克服，盡量的與群眾保持着聯繫。

在工作過程中，我之所以走了彎路，就是由於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往往把群眾的觀點有的是個別的「落後份子」的立場上，把群眾落後的要求的降低到貧雇農或者中農的一切觀點都好，當把群眾的立場降低到貧雇農排斥中農的立場上。劃階級中，貧農排斥中農，貧農和中農排斥幹部，與黨員，立場不明確的錯誤做了時候，我才開始體驗到群眾的關門主義等偏向，都因自己放任自流的尾巴主義領導的結果。這時我才發生了對群眾路綫是什麼的體驗；而我走的群眾路綫，就是錯誤的尾巴主義領導路綫，不是正確的群眾路綫。（磁）

## 南鮮人民遊行示威
### 要求美軍立即撤退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漢城訊：南鮮人民二月初反美運動，二十五日晚再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美軍撤離朝鮮，示威群眾勇敢地反抗警察，鬥爭中，群眾攻擊警察局七處，並毀壞一處。死六人，被捕者十六人。又訊：南鮮臨時議會議員金瓦倫，猛烈抨擊朝鮮軍政府使南鮮成了警察國家。他要求美國撤出朝鮮，讓朝鮮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

[illegible]立。蔣匪已成立「蔣匪督導委員會」，[illegible]行政院副院[illegible]政、社會、內政[illegible]人組成，並已分[illegible]滬、渝、蓉、漢、[illegible]港、澳）、青[illegible]津、青及西安[illegible]當地蔣匪行政首長為首成立「募集委員會」，海外各地則由駐在地蔣匪使領為首組成，其任務為指定捐款人及捐款額，進行勒索。蔣匪並規定，被指定的捐款人接獲「通知」一月內必須將「捐款」如數繳齊。

## 日共抨擊蘆田內閣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東京訊：日本片山內閣倒台十一天後，反動的民主黨總裁蘆田均，已於二十一日在麥克阿瑟支持下組起組閣。蘆田出任首相後，立即發表聲明，表示贊同麥克阿瑟總部的政府組織，並稱蘆田「很受盟軍總部的愛護」。日本共產黨議會黨團為此發表聲明說：「正如前內閣一樣，蘆田新閣將不能應付日本的危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新內閣只會比片山內閣更猛烈地奉行合於獨佔資本利益的政策。」日共機關報赤旗報二十六日抨擊稱：「蘆田之出任首相，將力圖把一切負担轉嫁到人民大衆身上，並且鞏固獨佔資本的控制，但這一內閣必將是短命的，因為勞動人民將給新內閣以反擊，正如他們對前任片山內閣一樣。」按蘆田為片山內閣時之外相，曾狂妄要求收回日本侵略得來的島嶼。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上海訊：據密勒氏評論報透露：麥克阿瑟「顯然得到了美政府的允許，現已從事製定恢復日本為遠東首屈一指的強國的各種計劃」。該雜誌指出，來自日本的報紙報導再次透露：美帝國主義已佔領了許多日本的軍事基地。該雜誌指出：假使人們看到某些以前曾被日人用以進攻珍珠港的飛機場，已經或者正在被修復和擴大着，假使不允許日本擁有軍用飛機或民用飛機，那末修復這些飛機場的目的何在呢？」該雜誌又稱：「美國佔領當局正在恢復日本舊機構，以圖保持美國佔領者所需要的『法律和秩序』。」

## 羅國工人階級更加團結
# 共社兩黨合併為一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於二十一日（前誤為十七日）在此召開兩黨聯席代表大會，決議正式合併兩黨為工人黨。會上首有總書記喬治烏·德治作政治報告。德治認為：統一的工人政黨的建立，標誌着羅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這是在與帝國主義走狗的不調和的門爭中進行的。關於工人黨的性質，德治標明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進行反對剝削者門爭的、進一步發展人民民主主義的政黨，是進行反帝門爭的政黨，它是以列寧斯大林的政黨的經驗為基礎，建立新型的政黨。德治斷言：在工人黨領導下，團結在人民民主陣綫中的民主力量的合作，以及羅國的民主生活，將進入更高階段。

大會在二十四日，一致通過如下決議：完成工作後以馬恩列斯學說為指針的工人階級的單一部隊——羅馬尼亞工人黨正式成立；其任務在於領導草擬一部新憲法；消滅國內的落後狀態；努力建立一個有計劃經濟的工農業先進國；並積極支持政府保衛和平安全與羅國獨立的政策。[illegible]此間各報讚揚會議的成就。

## 狄隆對羅國記者說：
# 法國人民力量強大
## 美帝破壞陰謀失敗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巴黎訊：法共出席羅馬尼亞工人黨大會的法共代表狄隆，日前於（前任國防部長）接見斯塔底報（羅共機關報）記者稱：美國陰謀破壞法國工人運動的計劃，以及反動派企圖孤立法共的計劃，已遭慘敗。狄隆稱：在罷工期間，農民積極援助食糧供給罷工工人者，法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已變得空前強大。這由總農會與總工會站在一起，猛烈反對舒曼—邁耶法一事，即可證明。狄隆指出：馬歇爾計劃在法國的目的，就是企圖攫取戰略基地並控制美國軍火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狄隆結語稱：當資產階級正竭力摧毀法國工業和國家獨立之時，法國人民民主團結的力量，已愈來愈強大。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巴黎訊：法國人民正在和戰後最猛烈的反動浪潮進行戰鬥。由於舒曼反動當局遵循美帝命令，於一月二十五日實行法郎貶值及取消經濟管制的結果，法國物價，特別是食用品價格[illegible]

## 青島美軍毒打我同胞

[illegible]

## 爭取結束加斯貝利反動統治
# 意競選門爭激烈展開
### 反動派無恥乞求美帝支持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綜合報導：意大利各地掀起了競選門爭的熱潮。米蘭於十七日舉行了五萬人的人民民主陣綫競選運動後，意南部巴利市亦開始了該陣綫的大競選。總工會書記維特瑞與發表演說，力稱人民民主陣綫將在四月大選中結束加斯貝利的統治。為了保證真正民主的選舉，意議會各黨黨團領袖在意共議長特拉希尼的建議下，於十七日舉行會議，締結在選舉期間的「休戰協定」，協議彼此不得阻礙他方的會議：但是該協定立即被加斯貝利一手撕破。據塔斯社二十四日報導，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在大蘭多的演說中指出：「意共的瘋狂暴行，並公然以內戰來威脅全國。」托氏認為這是「最嚴重的政治性聲明」。意社會黨領袖之一南尼二十三日在大蘭多的演說中，力斥加斯貝利厚顏乞求美帝支持，指出基督教民主黨領導機關的政策，隱藏着危害國家的巨大危險，這就是法西斯主義。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羅馬訊：選舉前夕，意大利內部兩個陣營的分野更為顯著。一個是民主陣營的人民民主陣綫，由意共社二黨領導，它團結了許多黨派及團體，其中有「勞工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及「人民共和聯盟」等。並得到過去兩三個月來在國內組成的人民群衆團體的支持，其中有工廠管理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民主市鎮同盟、南方民主大會、「加黎波的先鋒運動」、基督教和平運動、婦女和平大會等。以基督教民主黨為首的反動陣營，其中有共和黨、大工業家、大地主、大封建士紳及其他與過去法西斯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們。但這一陣營的內部很不鞏固，據塔斯社報導：薩拉蓋特派的分裂份子已愈來愈多。該黨很多黨員憤而脫黨加入人民民主陣綫。西西里省許多城市的薩拉蓋特派支部正處於危機中，因為他們的黨員加入了人民民主陣綫。西西里省的與古斯達薩拉蓋特派全部黨員，在其書記領導下已參加了人民民主陣綫。